

“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现在虽然早已过了饽年的年龄，可是每当想起腊八，脑海中就会想起这句耳熟能详的童谣，关于腊八节的那些温暖回忆，也一股脑地冒出来了。

小时候，每年腊八，母亲总是早早地起床，花上两个多小时熬一锅黏糊糊、香喷喷的腊八粥，然后再叫我们起床。

熬好的腊八粥，先盛出一碗，放在堂屋的供桌上，供奉祖先，待到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早上，喂给家里的牲口吃。那时候我家喂着一头枣红色骡子，不大不小的个头儿，性情温顺。这头骡子跟随我们很多年，给我家出了很多力，春天往地里拉粪，夏天拉我们下地除草，秋天又把大车大车的庄稼拉回家。还有平时拉土、拉砖，串亲戚，都得靠它，它是我家的一大功臣。该过年了，好吃的不能少了它的一口儿。

我们这里有个传统，就是已经出阁的闺女不能在娘家过腊八。为什么呢？这得从腊八的来历说起，关于腊八的来历有很多种说法，我们这里流传最广的是这样的：

相传有一对夫妻，勤俭持家，攒下一大笔家业，可是儿子儿媳却不争气，很快就把家败光了。到了腊月初八这天，小两口饥寒交加，

整齐划一的巡游队伍、五彩缤纷的旗帜、多姿多彩的宋装宋景，引来无数人的眼球，令多少人为那个远去的王朝而折腰。

巡游队伍中，有一个人不可或缺。只见他在一众随从的簇拥下，头戴长翅乌纱帽，身穿袞龙袍，身材魁梧，黑脸、环眼，最明显的是，前额中间突起一钩新月。看到他，人们总会欣喜而亲切地喊出：“老包来啦！”

“老包”，名曰包拯，字希仁。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的称颂，从北宋年间一直流传至今；戏剧里，他“日断阳、夜断阴”，人们亲昵地称他为“包青天”“包龙图”“黑老包”“包黑炭”“包黑子”等。

人们难以说清，究竟有多少种包公戏，但熟悉他的黑脸，熟悉他额头的弯月印痕，知道他的“三口铜铡”，“龙虎狗，三口铡，百姓高兴奸人怕”……

古时有一副对联，总结了包拯的人生：“理冤狱，关节不通，自是阎罗气象。赈灾黎，慈善无量，依然菩萨心肠。”包拯“性峭直，恶吏苛刻”。史书上说：“立朝刚毅，贵

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。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。童稚妇女，亦知其名。”他自诩“未尝伪色辞以悦人”。

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”这是包拯出仕

腊八节的温暖

安宇影



雪村 汤青 摄

好不容易从囤底旮旯里抠出一点大米、面块、豆子、蔬菜等，混在一起煮了一锅“杂合粥”。这顿粥让小两口痛定思痛，改掉恶习，走上正道，日子又一天天好起来。民间流

传腊八吃粥的风俗，就是为了以此警告后人。所以，已经出阁的闺女不能在娘家过腊八节，如果腊八了还赖在娘家不走，那就意味着自己家没得吃了，是大不幸，也是大忌。

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

任崇喜

明志的誓言。包拯曾主持谏院、代理御史中丞，弹劾众多朝廷重臣。包拯弹劾过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、汾州知州任弁、皇帝亲信太监阎士良、转运使王逵、宰相宋庠、舒王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、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、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“在蜀宴饮过度”的宋祁。

王逵与宰相陈执中、贾昌朝关系密切，深受宋仁宗青睐。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，甚至直接指责宋仁宗说：“今乃不恤人言，固用酷吏，于一王逵则幸矣，如一路不幸何！”其言语激烈，朝野为之震动，因张尧佐担任宰相及军职，包拯言辞激烈，溅了皇帝赵祯一脸唾沫星儿，直到皇帝将任命“罢之”为止。为此，他得到“包弹”的绰号。宋仁宗时，世人凡见官吏，“有玷缺者，必曰：‘有包弹矣。’‘包弹’之语遂布天下”。

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”他“奉己俭约如布衣”，晚年留下一则家训：“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其次子包绶，谨遵家训，“生平清苦守节，廉白是务”，客死在赴任途中。死后检点遗物，“除诰轴、著述外，曾无毫无所积为日后计者”。

遥想当年，包公知开封府时，那凛凛威风，令乱臣贼子畏惧，甚至恨之人骨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是那“龙头铡，虎头铡，狗头铡”，还是“公生廉，廉生威”？在开封博物

馆，有一石碑——“开封府题名记”碑，相传是宋代遗物。石碑记载的是北宋开封知府的姓名、官职、上任年月等，时间跨度有140余年之长，共计官员183名。北宋时期，为强化吏治，各级官厅各立本厅历任官员题名碑，可使众人“历指其名而议之曰：某也忠，某也诈，某也直，某也曲”。

北宋开封府，号称“天府”或“京府”，为“天下首府”，朝廷对其长官选拔极为慎重。开封府尹不常设，一般由宋朝宗室兼任。宋太宗赵光义、宋真宗赵恒在没有即位之前，都担任过开封府尹。寇准、范仲淹、蔡襄、包拯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颂、曾公亮、宗泽等人，也曾任职开封府。

范仲淹只用几个月，就使开封府“肃然称治”。蔡襄任期不足一年，成绩斐然，史称“襄精吏事，谈笑剖决，破奸发隐，吏不能欺”。朱熹这样称誉蔡襄：“前无贬词，后无异议；芳名不朽，万古受知。”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，“以威严御下，名震都邑”；欧阳修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，“一切循理，不事风采”“民安其不扰”。不同的治理方式，殊途同归，留下了“包严欧宽”的佳话。

碑文第三行，欧阳修名字的上方，有个鲸鱼般的凹痕，光滑而自然。“鲸鱼”头部冲天，尾部的字隐约可见：“……二年三月龙图阁直学士权知。”人们说，这深深指痕之下，原本是“包拯”二字。据周密《癸辛杂识》记载：“旧开封府有府尹题名，起建隆元

在过去那些贫寒的岁月里，一顿腊八粥带给人们的幸福感是很大的，尤其小孩子，更是盼望着这个春节的序曲。母亲每年熬的腊八粥都非常好喝，软糯香甜。过了腊八，母亲就开始准备各种过年的吃食，下粉条，筛麦子打面，准备蒸年馍。父亲也不闲着，他会从地里砍回来一捆捆的柴禾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码在院子一角，看着让人特别踏实。

过了腊八，春节的气息就一天天地浓起来。老舍在《北京的春节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鸦”，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。可是，到了严冬，不久便是春天，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。

因为有了对春节的期盼，有了对来年春天的期盼，人们在这冻死寒鸦的季节，也并不感到寒冷，反而热情高涨地熬腊八粥，张罗预备过春节。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对未来的期许。不管日子多艰难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喝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，生活就充满了盼头儿。

有了自己的小家后，我每年也会学着母亲的样子，给家人熬一碗甜腻腻、香喷喷的腊八粥。一碗香甜的腊八粥，会带给我们家的温暖和对故乡的思念，还有寒冬里的力量。

年居润，继而晋王、荆王而下皆在焉。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，指痕甚深。”

老百姓在碑里“寻找”包拯、“抚摸”包拯，带着疼痛与景仰，得到温暖与平和，不断地和包拯对话、对石头诉说。就在这不知多少次多少人的抚慰下，石刻的包拯名字不见了，成为一条深深的沟痕。这深深的沟痕，积聚的是人民对公正、清廉与法律的呼喊。有人说，那里不可随便触摸，若是清官摸了，指头会干干净净；若是贪官摸了，指头会沾上黑灰变黑。早在金代，诗人王恽在瞻仰碑后便有感而发道：“拂拭残碑览德辉，千年包范见留题。惊乌绕匝中庭柏，犹畏霜威不敢栖。”

“杲杲清名，万古不磨。”一座无言的碑，镌刻了人生厚度。如今，这些古迹连同包拯清廉正直的精神，已成为包拯留给开封人弥足珍贵的财富。难怪，包拯病逝后，“京师吏民，莫不感伤，叹息之声，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”。

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……”开封人喜欢的豫剧祥符调唱腔，高亢嘹亮，中气十足。这句戏词，也道出了他与开封的深厚渊源，浑然天成。在古城西南部，有一呈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湖，开封人称包公湖。上善若水，清者自清。这一汪湖水，寄托了开封人对他的深情。

在包公湖畔，建有两座与包拯有关的建筑：包公祠和开封府。据考证，开封包公祠始建于金元，经历代修葺，已有近千年历史。宋代开封府以包公打坐南衙著名，重修后的开封府面包公湖而居，与包公祠遥相呼应。东府西祠，中间碧波荡漾的湖水，恰如明镜。它折射出高尚品格、崇高修养和高贵灵魂，上可以鉴青天，下可以察苍生。

